

潛
徽
錄

冒廣生 編纂
魏小虎 陳才 點校



下
冊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潛
微
錄

冒廣生 編纂
魏小虎 陳才 點校

下
冊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潛徽錄 / 冒廣生編纂; 魏小虎, 陳才點校. —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9.11
ISBN 978 - 7 - 5325 - 9389 - 7

I. ①潛… II. ①冒… ②魏… ③陳… III. ①詩集—
中國—近代 IV. ①I222.75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9)第 234300 號

潛徽錄

(全二冊)

冒廣生 編纂

魏小虎 陳才 點校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o

常熟市新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787×1092 1/16 印張 97.5 插頁 14 字數 1854,000

2019 年 1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25 - 9389 - 7

I · 3438 定價: 398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 請與承印公司聯繫

陳祖綬跋

壬子夏日，余自山西歸里。越明年癸丑仲春，於縣公馮念勤君座上識甌關監督冒先生。稔先生爲如皋大望，而又有詩才俠骨，固平日所心焉慕之者。然是時余第知生字爲鶴亭，不知其別署甌隱。其來甌也，蓋有心於隱焉者也。

冒氏自元末東林先生占籍如皋，歷今閱六百年，魁彥耆碩，趾踵相接。若循吏、名臣、儒林、文苑，史策炳如，難更僕數。海內鉅族，雖謂諸城之劉、鐵嶺之高、桐城之張，殆非匹敵。然則冒氏之澤如其遠，子孫之賢又如其多，非所謂積厚而流光者歟？

曩甌隱先生高軒枉顧，羅致幕下，辭不獲命，乃日從事楮墨香火，詩龕與共，昕夕相處。既久，見貺《冒氏叢書》。受而讀之，知其所以導馭先德，闡發幽光，爲前哲竟所未竟者，蓋完美矣。然猶未知篋衍珍藏，有《重輯先世潛徽錄》之纍纍縹帙又如是。其博麗而精當也，於戲，嘆觀止矣！

《潛徽錄》者，本嵩少憲副、巢民司李兩先生手輯之書，兵火遷徙，久佚無存，存者惟憲副序文一篇，其體例無所自考。先生怒焉不安，適官京師曹署，清暇蒐羅群籍，稽覈檔冊，竭十餘年披覽之力，彙集詩文一千數百家，遇有於先世關繫典故者，掇付鈔胥，日積月累，弁以制誥教令，末綴贈答詩詞，凡六十卷，手捧見眎，且命一言。

余肅然起敬，曰：“余之言何足爲斯錄重？然知先生之心，真仁人孝子之心，復何敢以不文辭？”聞先生事太夫人至孝，太夫人壽日嘗預讌，見伶人每度一曲，先生必詳告太夫人，太夫人色喜，而先生亦躍舞如童孺狀，余竊心敬之。先生於外祖周季況太守雪冤釋獄一事，義聲流播，久在人口。周太守所以有寡息托命之請，今天下耄耄德色，箕帚諄語，如賈長沙所云者，殆數見而不以爲怪，又遑論孰爲戚、孰爲族耶？設有司牧長官能如先生，先以身教，繼之文字，家諭而戶曉之，使人人知孝弟睦婣，親其親，長其長，雖平天下，猶易易耳。則斯錄之成，豈惟是宗族光榮乎哉？爰泚筆敬書，以誌欽佩之忱云爾。

甲寅九月，永嘉陳祖綬。

第十三册

行狀、事略

明故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

叔父冒公履貞行狀 家譜

冒 鸞

我叔父履貞先生中丞公既違養之三月，其孤良等謂公生平宜爲後地，及今失圖，懼日就遺忘，益重不孝，相號慟已。良乃拭淚捉筆，勉錄公履歷之概授鸞，屬撰次爲狀，以備昭代立言之君子采擇云。

嗚呼，鸞不肖，惡敢狀公？但區區之私，誠有不可已者，抑惡敢竟辭也！

公姓冒，諱政，字有恒，履貞其號，世爲揚之泰州人。曾祖諱哲，國初奉明經，爲州學訓導，有造士聲。祖諱端，潛德弗耀。考諱鑑，累封奉訓大夫、南京戶部員外郎，以恩例進三品服色。妣王氏，累封宜人。

奉訓公蚤孤，既鮮兄弟，家中落，鞠於外舅王公明遠。初誕公，明遠聞啼聲，驚喜曰：“是必昌冒氏者。”能言，教以五七言詩，應口成誦。稍長，令就外傅。有相者見而異之，曰：“是當大貴，無凡視之。”已而，奉訓公服勤立家，命爲坐賈事。時有盧孝廉設帳蕭寺，公不時往聽其講授，至所鬻物爲人竊取不知也。或詰之，曰：“不樂此耳。”奉訓公顧喜曰：“兒欲做秀才耶？吾祖之澤，兒庶能衍。”乃更命就學。

年十九，始被選爲州學生。時少參胡公玉未第，雅有聲場屋。公從授《詩經》，遂得肯綮。自謂學也晚，益發憤攻苦。日以所業刻程自課，設少妨悞，必焚膏續之，或過夜分乃寢。以事遠出，必袖一篇時覽，期不廢功，有笑且議者不恤也。久之，舉業精甚，儕輩皆自謂不及，胡公且讓之。

越十年，成化甲午，中鄉舉。乙未，登進士高第。觀政戶部，奉檄盤糧陝西，盡心所事。戊戌，授南京戶部四川司主事，部委歷監諸倉出納，惟公且謹。一夕暴雨，他倉粟未及貯，多爲所漂，公獨豫爲之所，得無患，督儲都御史袁公凱亟稱賞之。六七年間，京倉諸弊剗革殆盡。

甲辰，陞福建司員外郎。先是，監鳳陽倉者，率季終一還部，往返逾月。彼有素無賴者數輩，乘閑恣橫，軍民稱苦。公往廉之，白袁公，疏於朝，定擬嗣委者，必期年代者

至，乃還。於是宿蠹頓祛。

丁未，轉廣西司郎中。年資既深，事體益練。侍郎侯公瓚甚見器重，令旁攝他司事。部事涉難處者，亦惟公是決。常擇公饋糧運，曰：“江西地廣而賦倍，必冒郎中行。”有萬安令某，豫袖金若干為公餽。適大參劉公僑憂居，聞之曰：“吾觀此君行事，當不可貨取。”令曰：“年例耳。”竟懷金入見。方投手帖，公大怒叱之，欲寘之法，令叩首謝僅免。劉後為公道之，笑自許曰：“我不知人乎？”聲聞列郡，守令竦然，不煩嚴督而事集。

弘治庚戌，擢知武昌府。劉已為湖廣右方伯，得報指示僚屬曰：“此卻金郎中也。”府在會城，素稱繁劇，守者非具才諳識操，又濟以精力，未克勝任。公既荷人望，益殫厥心。日每未辨色出視事，有事於撫、按二司諸處，則夜燭視事，案牘山積，書判若流。守、巡諸公遇有疑獄，或勘處重事，多以屬公。公不事過矯，久而上下信之，展布從容，多所興草。

府城西南外抱大江，隍址激於風濤，存者無幾。公謂累歲修築，財力並傷，當為經久計用。白諸當道，出公帑銀若干，擇官董之。鳩工伐石，甃十數重，博二丈許，工作堅緻，久可無虞。江有洲曰金沙者，居民三四千家，往來濟以舫艫，時患覆溺。公思必造舟為梁便，顧材無所取。間見巨舟十數，隱隱沉長虹橋水中。詢之耆老，曰：“此洪武間楚昭王所御，以朝於京者，久棄不用。”曰：“將無朽乎？”眾曰：“美材也。”具啓楚府，取改作之，為舟者倍，聯以巨纜，鋪以堅木，兩漚承以石蹬，履如通衢，列肆其上，遂名冒公橋。顧此二事，綜理之周，惠而不費，他人或未能也。

重恤民隱，府舊編南畿各驛夫役若干名，見役者無所取稽，恣意漁獵。公酌計一年費緡如干，立為定法，準糧徵銀，以給其需，更嚴禁例外需索，役者、募者咸有定志，所省民財歲不下數千。親藩之國，諸中貴往返供億，區畫一從簡省，又加意維風。東郭有古孝子孟宗祠，隘弗稱。鼎新之，移諸近地，民用知勸。江夏廟學，側於委巷，逼優人居。公謂非所以妥聖靈也，改建鳳山之陽，規制煥然，士為丕變。又如府城災，彌月弗熄，公為文禱於大憲神，雨遂作，災已。蒲圻有虎患，公亦為文走幣告之神，虎即遠遁。精裡遠格，有不可誣者。他如先職吏之罪，重假銀之刑，嚴競渡之禁，申權量之謹，廣倉庾之積，良法美政，不一而足。後先撫、按薦剡交上，請大用公。銓司沮常格，弗果遷。滿三考，丁王宜人憂。壬戌，制滿起復。

癸亥，陞山東布政司左參政。有重臣建議，泲水故流，原與汶、泗、沂合而出濟寧。永樂中，始疏一支出分水河，所經堽城壩等地，多損民田，復之便。事關漕運，朝命侍郎某公往視之。時公適分守其地，躬親相度，命工測以水平。自濟寧距分水百餘里間，地勢高下，至逾五仞。肆考故事，實經國者審河無上源，流甚易涸，故設法遵水分流於南北，以濟漕船，足國用，其利溥矣，復之非便。某公善其議，從之，事遂寢。

至，乃還。於是宿蠹頓祛。

丁未，轉廣西司郎中。年資既深，事體益練。侍郎侯公瓚甚見器重，令旁攝他司事。部事涉難處者，亦惟公是決。常擇公饋糧運，曰：“江西地廣而賦倍，必冒郎中行。”有萬安令某，豫袖金若干爲公餽。適大參劉公僑憂居，聞之曰：“吾觀此君行事，當不可貨取。”令曰：“年例耳。”竟懷金入見。方投手帖，公大怒叱之，欲寘之法，令叩首謝僅免。劉後爲公道之，笑自許曰：“我不知人乎？”聲聞列郡，守令竦然，不煩嚴督而事集。

弘治庚戌，擢知武昌府。劉已爲湖廣右方伯，得報指示僚屬曰：“此卻金郎中也。”府在會城，素稱繁劇，守者非具才諳識操，又濟以精力，未克勝任。公既荷人望，益殫厥心。日每未辨色出視事，有事於撫、按二司諸處，則夜燭視事，案牘山積，書判若流。守、巡諸公遇有疑獄，或勘處重事，多以屬公。公不事過矯，久而上下信之，展布從容，多所興草。

府城西南外抱大江，隍址激於風濤，存者無幾。公謂累歲修築，財力並傷，當爲經久計用。白諸當道，出公帑銀若干，擇官董之。鳩工伐石，甃十數重，博二丈許，工作堅緻，久可無虞。江有洲曰金沙者，居民三四千家，往來濟以舫艫，時患覆溺。公思必造舟爲梁便，顧材無所取。間見巨舟十數，隱隱沉長虹橋水中。詢之耆老，曰：“此洪武間楚昭王所御，以朝於京者，久棄不用。”曰：“將無朽乎？”衆曰：“美材也。”具啓楚府，取改作之，爲舟者倍，聯以巨纆，鋪以堅木，兩澗承以石蹬，履如通衢，列肆其上，遂名冒公橋。顧此二事，綜理之周，惠而不費，他人或未能也。

重恤民隱，府舊編南畿各驛夫役若干名，見役者無所取稽，恣意漁獵。公酌計一年費錙如干，立爲定法，準糧徵銀，以給其需，更嚴禁例外需索，役者、募者咸有定志，所省民財歲不下數千。親藩之國，諸中貴往返供億，區畫一從簡省，又加意維風。東郭有古孝子孟宗祠，隘弗稱。鼎新之，移諸近地，民用知勸。江夏廟學，側於委巷，逼優人居。公謂非所以妥聖靈也，改建鳳山之陽，規制煥然，士爲丕變。又如府城災，彌月弗熄，公爲文禱於大憲神，雨遂作，災已。蒲圻有虎患，公亦爲文走幣告之神，虎即遠遁。精禋遠格，有不可誣者。他如先職吏之罪，重假銀之刑，嚴競渡之禁，申權量之謹，廣倉庾之積，良法美政，不一而足。後先撫、按薦剡交上，請大用公。銓司沮常格，弗果遷。滿三考，丁王宜人憂。壬戌，制滿起復。

癸亥，陞山東布政司左參政。有重臣建議，泲水故流，原與汶、泗、沂合而出濟寧。永樂中，始疏一支出分水河，所經堙城壩等地，多損民田，復之便。事關漕運，朝命侍郎某公往視之。時公適分守其地，躬親相度，命工測以水平。自濟寧距分水百餘里間，地勢高下，至逾五仞。肆考故事，實經國者審河無上源，流甚易涸，故設法遵水分流於南北，以濟漕船，足國用，其利溥矣，復之非便。某公善其議，從之，事遂寢。

南旺湖者，周回百五十里產菱芡諸物，稱天然之利，兗州管河官相沿私之。公謂民方乏食，豈食祿者所宜奪，下令聽民采取不禁，一時饑者攸賴。谷亭鎮者，舟車通會地也，有土豪數家，久以略賣人口為業，官吏莫敢問。公以法盡獲其黨，罪坐首惡，遣戍者數人，風遂息。

甲子，改守遼東。緩催科，慎刑獄，邊鎮以寧。正德丙寅，陟江西右轄。將發遼陽，覈庫中支給糧餉餘銀，得數千兩。驗封立案，委官掌視，以俟代者，仍移會督糧郎中王公蓋。公過廣寧，王公拜曰：“給軍羨餘，前此所未有。今軍無庚癸之呼，帑有贏餘之積，誠盛德事，為吾輩師也。”

江西奉新饑，稱貸請賑者蟻聚，或為盜。巡按御史臧君鳳懼生他變，集三司議。公請往，因檄縣令先籍饑者，併檄在倉粟若干，粟不足，佐以官糴。又令犯罪者輸粟代贖以充數。據冊先給下戶，餘定等給散，旬日一境晏然。蓋承宣方七月，而民翕然嚮之矣。

丁卯，遷副都御史，奉勅巡撫寧夏等處。至鎮則閱士馬，稽粟芻，數皆不足。責問主者，諉諸因襲之弊。公亟上疏，下戶、兵二部。鸞時備官車駕，實司馬政，遂請於尚書劉公宇為覆奏，准給太僕買馬銀若干，戶部亦奏給太倉折糧銀若干。

先是，防秋戍卒彼此更調，官費行糧。調者憚離間井，哭聲載途，有言於公者。公曰：“人情如此，防守何藉？”令豫選驍悍堪禦侮者，各造名冊籍，繳報鎮巡、總兵官處，無事暫聽安居生理，有警即時徵調起行，庶防守不悞，糧餉差省，而人情甚便。自是代者踵行之。

公蒞政僅四月，究心邊備，方議築黑山營，嚴茶馬市及選將訓兵。草疏未及上，時逆瑾竊國柄，先見公謝恩疏，來京不通私餽，業心銜之，又見請糧馬疏詞剝直，語人曰：“寧夏舊無巡撫官邪？何物冒某乃爾！”會遣科道官查勘邊儲，遼東亦有腐耗者，以公嘗分守，例與委吏者等參奏。適逢瑾怒，遂被逮，遠就詔獄。良當會試來京，猝聞公難，皇皇將為賂免計。公緘片紙出，戒勿妄動。既有旨發付彼處鎮巡官，責令償粟三千餘石。良侍行，別鸞曰：“此事寧有完期，姑俟命耳。”幸遼陽風義特勝，都督張公椿、指揮徐君忠、千戶王君榮、鎮撫哈君英等，相謂曰：“冒公守我土，纖塵不染。今罹無妄之災，我輩忍坐視不一為手援邪？”各隨力出粟代償，當道更為處分，良又稱貸益之，乃得還。瑾意未慊，令落職歸。未幾，瑾敗伏誅，奉詔復職致仕，人謂行召公矣。

辛未，陝西、雲南巡撫員缺，吏部兩具公名上，竟中沮，蓋中有為之地者，而公非其人也，乃不果召，復何憾焉。公且老矣，亦稍厭世事。居閑十數年，宴坐之餘，每與東園張侍郎、管竹陳先生洎二三知舊，觴咏其間。值當路諸公過訪，留款酒酣，談吐迅逸，無衰憊狀。語及時政及四方利病，輒歛歔不自勝，固大臣之體如此。

今年己卯春二月十八日，感微疾，即命治後事，神爽不亂。越十日壬辰告終，距其

生正統癸亥十一月十四日，享年七十有七。

嗚呼，公以直節清德、卓識閎才，更事三朝，敷歷中外四十年。其間作郡勞績，不可具述。晚始大用，方將宏展設施，峻躋樞要，以澤天下，酬時望，不幸阨於權奸，弗究所志。幸而將復試也，而卒不果，豈非天哉？

初，公官留署，務頗簡，暇即賦詩不輟。尚書黃公鎬勉之，曰：“子有用才也，工詩何益政理？盍留心吏事，以資他日？”悉取部中雜行卷簿，并借刑部大小成案，日觀之，遂諳練律例，嫻行移諸體。武昌有大招議，屢出公手，當道驚曰：“子刑部發身邪？”曰：“某幸承黃堂翁之教，粗知讀律耳。”

公於職守外，存心濟物。監金吾倉時，見成賢街苦於少井，會賈人李麟、林昂者各賚所得北京官俸票，來倉告支，公曰：“吾不惜照數支給，爾能成一勝事乎？”皆曰：“唯命。”語以故，二賈忻然捐資，共作三井，六館士洎居民稱便。錦衣倉大使杜良守支虧欠，例不得起送，貧至鬻女自給。公惻然周之，得完籍去，仍贖其女歸。武昌民遭大疫，公因憶蘇長公得巢氏聖散子方，叙以傳世，且謂在黃州用之神驗，茲地適宜，命數醫按方治藥，往給飲者，皆愈。又遼陽版築丁夫病，如前給飲，亦愈。二處所活無算，不識方之神果至此乎？殆有以召之者故耳。

公性至孝，自登第後，恒迎二親於兩京、武昌，分祿於家，以養二親。親老憚遠行，復勉迎奉訓公於府第。再考最，例得錫命，奏乞移封徽寵於所自，限於制不許，終身歉然。然州先達以京官被恩典，獲生榮其親者，實自公始。

王宜人嘗患足瘡痛楚，公夢一老人曰：“盍取蟬退、茶葉二味，和研塗之？”卒得效，符夢中語。武昌歸至龍江，聞宜人病，即置妻子，乘小舟涉險，信宿抵家，已屬續。公拊棺痛哭幾絕，制中足未始出戶，凡禮弔者，就家拜之。奉訓公患嗽劇，公又見夢曰“取梨汁和白糖，溫化服之”，用之立效。二方自神授，人以爲孝感。而尤篤友誼。先叔訓導公彬齋先生，幼親教以舉業，又屢擇名士爲之師。彬齋學既成，屢舉不第，貢逼期，見誣群少，幾債事。公偶有背疽之楚，懣曰：“吾弟不得一貢邪，他日何以見先公地下！”力疾致書諸鄉達，達之督學者，乃獲完璧。彬齋之官，道卒，聞訃，哭尤哀。先奉直公澹齋先生居縣學時，與公互師友，短札還往，無虛日月。鸞尚能憶公規勸語，婉而切，真骨肉相成意也。

如皋族人逾數千指，凡來見公，或有營於州者，悉館餼之，恩義藹然。遇諸姻黨，咸有恩禮。至若隣里，弗論長幼，概加禮貌，不自知爲巋然達尊也。公於書無所不讀，惟不喜釋老。鸞嘗從覓《參同契》，曰：“列群書中，未嘗一目。”爲古文潔整有法，不苟下一語，晚更超詣，浩若不可窮。詩律清拔奇穩，有盛唐風韻。嘗語鸞曰：“吾悔不先讀詩，故格力終不逮耳。”楷書道嫻，隸倉古意，行草自謂得晉人筆意。詩文舊稿多逸，僅有存者。既謝事，猶親筆硯，購者多應。近稿得數帙無恙，良將次第哀輯，彙爲《履

貞集》，以藏於家。

公偉貌修髯，目光射人，耳聰聞數里。嘗坐府治事，忽謂左右曰：“此總兵船上金鼓聲。”令遠伺之，果鎮遠侯顧公溥出巡回。公出迓之，顧驚，曰：“吾颿得風，報宜在後，太守何以夙知？”笑曰：“意當回耳。”一日，訊群盜，目其二，曰：“向某時所獲賊黨某與某，即爾二人也。爾以計欺理刑官得釋，復敢變名姓、殊服色而來，欺我耶？”二盜愕然服法，府稱神明焉。

且公少亦體羸，極慎自養，積歲居學舍。閑一歸省，懼讀書傷神，每嘿觀。善李氏《內傷論》，遵其法藥，緩取效出，學始漸充。後益壯，老尤矍鑠，飲食似愈少時，聰明尚及前日，人擬厚福，期頤可得也。乃奄至此，惟天不慙遺，使老成凋謝，典型日遠，固不當為天下惜哉！

抑公有甚不可及者。寒不擁爐，暑不揮扇，晝不輒就枕，甚至竟日身不起席。性更冲雅，圖書詩字外，百凡玩好，絕不留意。至若要其所存，一誠自致，不慕人知。凡舉義事，謂當然者。故成賢之三井成也，祭酒劉公宣欲勒石集賢門紀其事，公謝止曰：“不敢銜名。”金沙之浮梁成也，鄉紳周君某輩共擬乞文立石，望山門，鳴尸祝，公又止之曰：“此吾分內，無以為也。”觀此則公宦轍所致，惠利及人而不及白於世，聞於吾黨者多矣。其他政績亦類此。况良等從宦時猶稚，良又從彬齋事科舉。鸞則睽遠日多，初侍教於事且懵。今茲祇掇拾一二，諒亦卓然可傳者，其於履行之懿，意度之高，亦可得其十一於千百矣。若挂漏之罪，何敢辭。

公配彭氏，州醫士廷輝公之女，累贈恭人，先四十一年卒。繼丁氏，南京府軍衛舍人良玉公之女，累封恭人，先十三年卒。子男四人，朗，早世；良，鄉進士，彭恭人出；彤，楚府引禮舍人；彘，方積學。女四人，淑吉，適舍人周淳；淑宜，適王萱；淑惠，適庠生周君易之子堅；淑靜，適主事儲君洵之弟汶。孫男二，繼宗，州學生，不祿；爵，武舉人，登進士。孫女四，長適州學生錢翊，次適太學生盛朴，次適州學生陸表。曾孫男一，儀。

良等卜以辛巳年十二月初七日，奉窆於石羊莊之西南，二恭人祔。嗚呼，公天下望也，所謂德善功業，勛榮慶賞，無不可書，在秉椽筆者采而為之，碑銘、誌表、傳誄諸作，凡託之金石為不朽圖，要必不可闕者而有待焉。

鸞未成童，蚤沾教澤，及與秋試，公挈之舊都，擇僚友如吏部諸公，讓使師之，仍不時親課，是科遂倖收。後再學於吏部，刻苦感疾幾殆。公呼之私第，問醫調藥，不啻身嘗，且亶亶道以動息節宣諸養生事。疾報損，謂時不可玩，復勉以常業。叨第以來，屢書規瑱，襄其弗逮。數十年間，陶成子育，為德茲大。比歸林下，雖弗獲日侍杖履周旋，幸能奉顏色，領法言，且得借尊重為晚節師，冀保終始。適去秋，公手書某版曹《承訓圖》，略云：“某念予昔嘗有一字之益，故為此志，不忘夫一字之益且爾。况君親大

恩，有不可名言者乎？”蓋公教鸞之餘，惓惓至此，曾幾何時，忍舍我而仙去邪？

惟公與鸞有師義、有父恩，而欲少報其萬一，深愧無地，爰不揣爲公狀，茹哀齋沐，謹述所聞如右，而聊附吾私云。尚論公之爲人者，其亦可以庶幾也夫！

明故迪功佐郎光祿寺珍羞署監事 先考雙橋府君暨妣劉孺人行狀 家譜

冒士拔

嗚呼，拔忍述先府君、劉孺人哉！有子六人，兩兄先物，進而家督維不肖孤，孤忍不述先府君暨孺人哉！抑府君涉世之日長，閱歷既多，能行較著，聚族通國能言之。不肖孤即孺慕乎，其何當飾畫所未有，以見之當世之大人君子，以貽如椽者羞？於是，拭淚摭實，不溢一辭焉。

府君諱承祥，字履之，別號雙橋，則以居介龍圖、安定間云。

粵稽家乘，自兩淮運司丞下五世，而及贈大夫澹齋公。公舉大夫，子三。伯得庵公，歷任福建布政司參議。仲成齋公，肥鄉主簿。季靜軒公，終富陽知縣。成齋公生坦齋公，坦齋公配范，生府君。府君舞象之年，大父病足瘍，不任家人生產，遂令釋外傅，代持家乘。乃府君既孝且才，犁然就理，入爲具邀賓以養父志，而外治生力穡，拮据弗休。暇則涉獵古書史及臨摹古帖，以故於載籍靡不窺其大旨，尺牘書法蔚然可觀，而家亦日隆隆起。

府君素偉軀饒力，獨行無畏。一夕，自南鄉跨馬夜歸。時維五月，雷雨暴作，奴產子追不能及。列缺光芒，忽明忽滅，若有物當其前者，馬左右却不肯行。府君心異之，然了不爲怖，潛探所佩簡，橫按馬頭，而佯示睡狀。其物較近，應手一擊而仆。遂下，乃以襪被者襪之。比馳而還，漏下三鼓，時邑尚未城也。先孺人起，相慰勞，取火燎衣，亟呼厨人爲飯。府君笑謂：“無亟，試視此襪中何物。”數女奴迫取視之，則有物龐然，雙目尚炯，驚異久之。而府君爲述所以質明，而聞者猶色飛神怖，舌爲吐而不得收也。蓋其膽智如此。

居嘗左右二人，色養備至。當視疾，不解衣帶，寢食興居，不異所父。瘍久潰，腥穢淋漓。時內藥丸，其間丸澁增痛，復時時口吮內之。內而弗受，數內而弗厭也。覘有違色，則跪請繼之，必霽乃已。於是大父作而言曰：“余固有尊於足者耶？獨奈何以

簪纓之裔，當吾世而不徼一命之榮，又坐而失之子也？”乃用人貲爲光祿郎官。

府君既薦紳，兼嫻辭令，其被令君容接者先後十餘，無不心折，府君亦無不杯酒竿牘之爲慙慙者。而吳興嵇公、臨安童公、蘭谿唐公、八閩鄭公、今蘄陽張公，尤厚相款暱。即府君繇六袞而七而八而九，往往交幣贈言，爲酌者倡。乃府君卒不藉以爲居間地，一再飲於鄉，匿不復應，以是愈相嚴重云。

曾王父母之大事，大父病弗克襄，府君代經理之，爰封爰樹，鬱鬱葱葱。迄王父母之喪，家漸以饒，用逾無恡，於是卜新阡，創幽室，輒靡千金。而故隴松楸爲王父伯季所共歸藏者，歲時培葺，悉橐中，每以重厥本源，毋忘先澤是訓，是府君立身起家第一義也。姑王母嫁盧君極，俱早世，府君爲治含殮，誌銘其墓，婚嫁其遺孤子女。其他周窆賻喪，濟人緩急，即不敢謂三族之間待以舉火，而亦既單厥心矣。

拔猶憶析箸之日，焚債券可百餘，以孤所聞，晏嬰、孟嘗庶幾有焉。家故有負郭田若干畝，值邑築城，令君請償其直，府君謝而委數百金，以爲漏澤。至施槽掩死，捐藥起生，歲計有餘，寧能勝數？以故故宅一區田千畝，後第宅六，膏腴萬，自曾王父來單傳再世，今孤等六人榮冠服，世被詩禮，夫疇非府君之澤與造物者所以報乎？

乃府君則澹泊廉清，兼味不以供朝饗，縷絲不以充下體。雖善飯，未嘗多食；雖酒可升數，未嘗多飲；雖饌客必豐，未嘗有濡首沉湎之患。晚年結社粉榆，雖選伎徵歌，時亦不廢，而生平不妄近一色，故視其輔丹如也，視其髯髮鬢如也。或問以養生家言，則曰：“熊經、鳥申何有於我？吾知有岐黃而已。”蓋府君於醫卜農圃、星曆堪輿之家罔所不涉，而醫爲最嗜，故其精於衛生，餘以拯疴起痼。雞鳴而作，日入未遑，八十兒齒，九十步履如常，立語不倦。時召孤等商家政，詢時事，坐云乃坐，退云乃退，小不當於意，叩請移日。齷女不出於閫，髻男不入於閫，即先孺人白首相莊，若嚴賓也。饗神燕客，先三日布几筵，二日治供具，故孤等或叢脞於屆期，而府君則從容於先事。臨革之際，纖悉覩縷必及，而平時可知也。蓋頤之貞、家人之嚴、中庸之豫胥有之。方九十攬揆，充閫枉賀，府君日酬百拜，夜飲二鼓，齒髮顏貌，見者謂若神仙中人，即孤等亦自意百年可竣。詎未朞而疾作，一疾而不起也。嗚呼痛哉！

妣劉孺人，厥祖通山令，歿祀於社。父省庵公，與大父雅相友善，楸枰之間，指腹而爲婚姻之約。孺人甫十四，歸府君。時府君持家秉數年所矣，食措數百，孺人以一身贊理之，寒燠饑飽，必時必視。府君多長者交，魚膾酒漿，咄嗟而辦。曾王母錢危疾，坐榻卧起維艱，孺人以身承背，跌坐相倚者十餘日夜。每日跪進匕箸，食已乃起。祖瘍既久，日候房帷外，寒暑不輟。祖母范性嚴急，羹湯藥餌，必躬致之。逢姑之怒，器具立碎，孺人婉容俯拾，易以復進。既有子婦，稱人姑，顧其侍祖母范，亦猶孤等侍府君也。每有宴會，奉盤匱，供醪饌，竟席乃退。

其事府君也，靜好溫順，終身一日。至其視二庶也（如似其視庶子也）如子，其視

諸子婦也如女。大布之衣，三浣不棄。苟以情來告，靡有不應。語曰“富而能儉，好行其德”，孺人以之。方之府君所稱齊德者，非耶？

夫指腹而齊眉，尚矣，而踰大耄，望期頤，難矣。而齊德而隱，為難之難，即冀缺、梁鴻、龐老，談何容易？而孤等倖得之於二人耶？乃者父服甫闋，母疾繼之，然猶噉蔗食柑，夜坐起數十，無扶掖之藉，脉理洪長，胗者謂可幸無事。而後府君一歲而生者，竟後府君二歲而作古也，蓋其數也。大都在府君無違心之言，無匿怨之友，無不忠之謀，無不鮮之計，而在孺人無狂喜、無震怒、無疾言、無媠容，合德同心，齊眉健飲，有懷二人，指不再屈。而今已矣，傷哉傷哉！即偕登上壽，而人子罔極之情，曷其有既乎哉！

庶妣李孺人，江都李處士春壺女，歸府君、貳吾母者四十餘年，先府君、吾母卒者二十有八載。端莊敏慧，不忝名媛，今且從府君、孺人葬矣。次庶亦李，得附書云。考生正德庚午九月廿有二日，卒萬曆庚子八月初二日，享年九十有一。妣生正德辛未二月二十四日，卒萬曆壬寅十二月廿四日，享年九十有二。卜今年癸卯之十月二十一日，合葬於治北祖塋之左次。

嗚呼，不朽惟德，而孤之述二先人者，并侈言其福也。富壽多男，則吾豈敢，亦惟是蒸蒸仁孝，儻稱必得之數焉。府君居常曰仁者壽，我何能以有此？庶幾方寸以慈勝乎？至語孝，則諄諄色難是訓，而孺人者復不謀而合也。俾府君不以親妨仕，事君使衆，必有足紀。顧天之厚施，視仕為奢矣，不又曰不朽惟言乎？是孤兼錄之，以泣血上請，意也惟大君子矜而采擇焉，以光重泉，則二人幸甚，不肖孤等幸甚。

明故文林郎四川松潘衛經歷 司經歷先考月塘府君行狀 家譜

冒夢辰

府君諱士拔，字伯奇，以先王考命，別號月塘。世多園嶠、方壺之托，王考舉子六，各指先壠間形勝寓意焉。府君行三，得月塘，蓋兆域數十武滙為塘，塘映月，又月形也。月無點而塘善受，府君若有當焉，故里中稱月塘公云。

府君享年七十有五，以嘉靖乙未六月八日生，以萬曆己酉九月十七日卒。卒之後二日，孤居京輦，猶獲手書，心怦怦焉動。踉蹌及閭，已不待矣。嗚呼痛哉！

越庚戌，營兆郭南。辛亥，阡隧成。筮履長之七日，奉柩而藏焉，禮也。禮故有誌，近或指爲諛墓，是罪在狀者。夫狀則人貌耳，行且言狀，將無以補當年寫照乎？顧吾親他人，辨在秋毫之端，吾未聞他人其親者之得爲飾所未有以狀親，且詒誌親者辱，可乎？矧士有百行，何能纍纍一無罅遺？惟是直行無罔其生，倫修靡媿於學，斯亦足以表世以垂來也矣。

府君剛介無他腸，生平無狎昵交，無頰印態，無違心之言，無淹宿之諾。人有就而諮者，洞心腑而授之。至赴其急，雖解裝倒屣，不色慙也。好折人之非，遇媿阿回譎之徒，恨不唾其面。以故間黨姻戚多嚴事府君，戒無以不平聞者。乃情投款洽，油油衆偕，引滿呼盧，頽唐傾倒，又無少長不願暱就，儻所謂直而好義者耶？惇倫篤誼，雖不敢方諸古人，請輟其大而續次之，痺官不得附於報主，格於局也。

府君起家監胄，仕不過參軍。雖奉職亡害，何當乎？乃清江之績額增田千七百餘畝，歲輸課六十餘鍾。蓋大廉嶺以右有名油麻塘、黃水埔者，可海而田也，持議百年，迄如築舍。府君素善籌策，慨然請於監司，爲役踰期，爲鏹不踰伯，而墜隆隆然，而渠湯湯然，而禾黍芑芑然。歲甲午距今，軍國之儲幾溢千石，恐不多得於幕吏也。事竣，遽乞歸，蓋王考妣望九老矣。制府陳公如岡、郡守郭公慕劬雅相厚善，府君流涕破面不得請，會量移，乃得請也。兩公高其義而檄旌之，給郵傳示榮焉。趣程私禱，幸歸及王考誕辰。風波萬里，果巧相值。未幾，閱年而王考以九十一、王妣以九十二下世。時伯、叔先朝露者三矣，竭蹶襄事，實府君爲二季（二季，士權、士撰。）諸從倡，顧猶有不逮之憾。則迎姑王母而甘旨之，歲以爲常，謂猶王考妣在也。

王考性嚴急，府君年及彊，猶俛受杖。嘗匍跪積雪中，顏霽徐起。丙夜鵠侍，老而耆猶是也。即王妣煦然慈，不以輟齋粟，詎寧視膳、視藥爲篤摯而已。兩伯肩隨，三叔踵接，六昆三母，或既翕而無尤，或消闕而歸好。其足異者，少與伯共被寢，盍之夕，相持而泣，不忍向帷幙也。最後，叔業成均，府君承而騎，掖而入，虞芮之質，身代爲理。迨王考逝，而家有繁言，讙之弗恤，務以底寧，至同乳之叔^①，不見原於垂革，今地下可白也，其爲地上者何如哉？爰及諸從，獎掖訶止，子畜不殊，繫孤伯兄^②，尤爲鍾愛，乃孤不及視含殮而兄代之矣。前母損帷，歸甫六月，佐內政而衍後昆，實吾母之以。

府君如賓之敬，五十年不少衰。外家中替，血祀幾斬，府君弟舅氏而妹諸姨，無不當母氏意者。迄今丘壠之間，霜露之候，坏土酌茅，歲舉靡缺，即所爲視前母之家者不減焉。晚置貳室，絕無嬖寵，不唯無敢望嫡，且不欲加諸媵上也。

府君之友，少有盟，老有社，顧拍浮謔浪之言，每寓藥石規瑱之義。其白首者，久

① 原注：同乳之叔，爲五房士棉。

② 原注：伯兄爲吾十世祖，諱夢寫。

而忘其慙直；其忘年者，退而欽其典型。諸凡逋責代償，因親府釁，近在梓里，避不欲言。方參大廉，時郡邑膠庠課者，供窶者餉。至朱廣文之喪，貧不克舉，輒解俸鍰數挺贖之。敦友尚義，竟以署考上之銓部，爰有松潘之命，獨釜庾振困，德行周族云乎哉。

夫子志三代之英，不過偕斯民於直道。子夏擅文學之選，不敢信未學於惇倫，府君固非好直而不學者矣。居恒漁獵群書，即今古詩文，類能辨其得失。弱冠從童子試，學使者胡公錄之矣，以誤書命題字畫被落。時倭躡城，兵燹累歲，王考乘令釋傳，取捷旁途，府君間請於司徒馬公，得隸太學卒業而歸，則儼然家督矣。因慨噫吾即不以筆舌耕，胡不以菑畚學也。且吾寧逢年於身，而需逢世於後，豈謂開府參岳之盛無來者哉？雒河之墟，南畝在焉。質釧買犢，即田工問歲事者十有四年，以待孤及弟齡之稍長而督之學。隆保傅，嚴夏楚，稽程級，謂觀其成目乃瞑，今竟有賈志也。嗚呼痛哉！

府君仕於廉，而王考妣偕踰八。飲於鄉，而王考妣偕踰九。卒於望臺，而兩叔年齒僅踰六，受天不爲不奢。中歲治稗，生治壙，病治身後事，覩縷靡遺，臨訣示期，晷刻無爽，觀世不爲不達。惟是孤等風木之喻有懷，詩禮之趨無日，既不克掇大物以副所欲有，又不敢摭小言以貌所本無。竊睹府君存日，於名公大人片蹠隻字，珍若鼎呂，則今所謂肉朽而報幽者，惟彤管之榮施是冀。是以孤等拭淚按實，先首夏介仲弟而籲請意也，惟閣下矜而頷焉。

稱王考者，光祿寺監事雙橋公也。王妣者，祖母劉也，爲通山令之女孫。國子監典簿桂亭公，鴻臚寺序班龍岡公，府君兄而孤伯也。四川劍州吏目柳溪公、四川蘆山縣主簿筆峰公、鴻臚寺序班環泉公，府君弟而孤叔也。今存者爲柳溪、環泉兩公。前母者，太學東衢婁公材女也，歸府君六月物；吾母爲太學實齋沙公梓女，產孤、夢長、夢齡者也。貳室維孫，產夢珠，珠產於粵西道中，未彌月而孫物，吾母口粟糜哺之，今十八以長矣，即不知非吾母出，吾母亦不知非己出也。女一，與孤及齡同乳。孤以既廩得准貢，娶文學象湖朱公植女。夢齡應丙申選貢，娶鄉進士邛州守雲衢宗公傳女，孫男起宗，其產也。夢珠娶南雄府照磨起潛章公承志女。女適太學李倬龍，河南布政司都事龍城李公士林冢子也。起宗諸生，娶孫婦馬氏，重慶府通判進士禹河馬公洛之孫，文學肖禹馬公化龍之女也。孫女一，夢珠出。曾孫男一，曾孫女一，起宗出，幼未聘字，皆後府君而生者也。粵自光祿公遡而上之，府君祖爲坦齋公，官益府引禮；曾祖爲成齋公，官肥鄉簿；高祖爲澹齋公，所稱以參岳貴贈奉直大夫者也。乃五世而前，則自兩淮運司丞始。